

中
西
紀
事

中西紀事原敘

道光庚子之夏。洋氛不靖。蔓延三載。

成。席不忍生靈塗炭。不得已而允撫事之請。竊以夷人貪利。志在通商。自非前代要求割地之比。惟防秋之備。猶夏尤嚴。而閩帥置臣。計窮徙薪。憂貽伏莽。追燎原勢熾。猶復煦嫗而辭躐足。談笑以謝關弓。在當日築室朝謀。垂堂夕警。毋亦急何能擇。而令

鼎湖龍馭之日。輪臺自責。平壤無功。是則

陟降之恫。詎非謀國之咎耶。○時承乏臨城。司訓一官。首藉無預。憂危而惡聲方戢于村鷄。譎言又傳于市虎。于是

蒿目增傷。裂眦懷憤。爰蒐輯邸抄文報。旁及新聞紙之可
據者。錄而存之。兩相枋國防口。綦嚴。珍此高帑之藏。竊懷
挾書之思。恭逢

今上嗣位。夷船徑赴天津。梯航修好。

上達覽前事。止呼邪于欵塞。卻楚貢之包茅。辭之以禮。不
惡而嚴。該夷遂逡巡而去。夫螳臂之奮。豈勝任于車輪。燭
火之光。自見消于日月。況以彼不賓之荒服。固已等棄地
于珠厓。而鯁鯁焉拾魏絳和戎之滌。鑿關白求封之壑。接
之威德。兩無居焉。

皇上乾綱獨斷。渙號斯宣。正汪黃之罪。以慰

在天之靈雪伯紀之寃以紮同民之矩徵臣需次京邸歡

聽

綸音竊謂逆命有苗民何累深仁于

堯舜而責備在賢者難逃直筆于董狐爰取昔日所藏詮
次成帙。坳陳肌見以當臚言藉備異日史家之采擇雖然
支離攘臂神人以爲大祥尸祝代庖君子譏其出位居閒
散而抱先憂之隱者毋乃類是欲加之罪其又奚辭時

今上御極道光三十年庚戌十二月

中西紀事次敘

庚戌之冬。需次京邸。時值洋艘遣退。枋相罷歸。爰取庚子以來英人入寇本末。編次成帙。滅之笥中。嗣見通商日久。中外錯居。各以詐力相尙。水火生于畛域。柄斲起于錐刀。于是官袒民則番怒。袒番則民怒。番以其強。民以其衆。而交關之端復起。竊惟馭外之要。不越勦撫二端。乃由前而論。擇將之難。漢文拊髀而興嘆。由後而論。徙戎之患。江統蒿目而生憂。豈無故哉。孟子曰。上下交征利。不奪不饜。今自通商以來。中西交征利矣。利之所在。不得不爭。爭則奸商猾吏交構其間。是則邊衅之相尋而無已也。值天津用

兵之後。湖上無事。乃續據十年來所聞見者。合之前定之
彙。分類紀敘。釐爲十六卷。中西爭競之關鍵。畧具于此。若
夫中國自有

聖人正統。不數閏位。必謂侏儻昧任。不齒于聲教之中。吐
鵠柔蠕。反臂于族類之異。拾野史之誣。炫雷同之聽。吾無
取焉。時咸豐九年己未九月。

中西紀事定本目錄

咸豐十年。○自浙返江右。其年秋。今曾侯以兩江總督督師駐祁門。調入幕府。時值輦轂之變。奉

詔北援。和議既成。罷兵換約。凡前後奏咨稟案及軍機稽臺來往信函件次之。撰爲庚申續記。踰年回江供職。親預於長江設關。西士傳教之役。又見續頒條約。暫定章程。雖法窮則變。抑亦時勢爲之。而魚以煩烹致碎。羊以多歧而亡。君子不能不於始作備者三致慨焉。爰取庚申以後續成數事。增入中西紀事中。合之爲二十四卷。今次其目如左。

卷之一

通番之始

卷之二

猾夏之漸

卷之三

互市檔案

卷之四

漏卮本末

卷之五

英人窺邊請撫

卷之六

粵東要撫

卷之七

閩浙再犯

卷之八

江上議款

卷之九

白門原約

卷之十

臺灣之獄

卷之十一

五口衅端

卷之十二

四國合從

卷之十三

粵民義師

卷之十四

大沽前後之役

卷之十五

庚申換約之役

卷之十六

天津新議續議

卷之十七

長江設關

卷之十八

洋藥上稅

卷之十九

小國換約

卷之二十

外夷助勦

卷之二十一

江楚黜教

卷之二十二

勦撫異同

卷之二十三

管蠡一得

卷之二十四

海疆殉難

是編草創未就。得見同年魏默深中翰源所撰海國圖志。愛其采摭之博。惟其體例兼備四洲。故于英人入寇

及海軍用兵之利鈍。不具詳也。猶夏起于遼番。滌卮原于互市。邊衅之生。由枿於此。原稿皆敘于各案下。續據海國圖志所載各檔案。遂仿紀事本末之例。釐爲四卷。著始禍也。五卷以後。邊衅本末。多據邸抄及奏咨各案。參以西人記載之可信者。十五卷換約以後。則條約章程。頒行各省。尤爲班班可攷。續論次之。而以勦撫異同。管蠡一得殿焉。卷末記海軍殉難諸臣。悉以死事年月之先後爲斷。惟有則詳而核。無則畧而存。蓋仿綏寇紀畧補遺之例云。時同治四年乙丑六月。

中西紀事卷之一

江上寒案

通番之始

歐羅巴居天下四洲之一。其地在亞細亞洲西南洋之西。而中隔以地中海。曰歐羅巴。總其洲之島岸名也。曰大西洋。以其海之方隅名也。若其國名。則中國之所謂大秦。西人之所謂泰西也。自古不通中國。惟東漢時遣使一貢。范蔚宗立大秦傳。而歷代之史。因之傳言。其人民皆長大。方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又言大秦嘗欲通使于漢。而安息貪以漢繒采。與之互市。故遮閔不得自達。至東漢桓帝

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大西洋之名聞中國。濫觴于此。然不列王會之圖。遂闕職方之紀。故後漢書但知其爲海西國。晉書始言其在四海之西。西海卽今之西南洋。五印度之地。至魏書乃云。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方隅之可紀者如此。若其地理之分合。建置之沿革。則均不詳也。惟元代版圖之濶。亘古未聞。而太祖世祖封建屏藩。但及于葱嶺西南之五天竺。明初通貢之遠。遣使頻仍。而三保太監七下西洋。第盡于紅海東岸之忽魯謨斯。雖西北界接歐羅巴。西南界接利未亞。而一海之隔。苦于問津。無不自崖而反。宜利瑪竇初至京。

師而明之禮臣不識大西洋之爲何地。意大里亞之爲何國也。然中國固不識大西洋之地。而利瑪竇方自海外來。亦茫然安識其所謂大秦者。蓋自與徐光啟輩交。又得見唐之大秦景教碑。詳卷二以爲與其國所奉事之天主教合。故中外稱之無異詞。艾儒略者亦西人。旣載其碑于所撰西學凡後。又考其疆域序其島岸之國名。而作職方外紀。大畧言歐羅巴洲中七十餘國。其大者凡十一國。則佛郎西。卽紀中之意大里荷蘭。卽紀中之呂宋。卽紀中之及額力西。卽紀中之俄羅斯。卽紀中之之屬皆在焉。又言地中海之西。有意而蘭大譜厄利諸島國。卽今之英吉利兼轄

阿爾蘭者是也。攷其分合之由。則自漢以前。皆統于額力

西。

卽今之希臘

至東漢時。羅馬浸疆。卽今之意大里亞國。并吞

各部。歷四百年。綱紀西洋。一統最久。六朝之季。羅馬衰微。爲北狄。峩特之族所侵。分裂其地。于是各部自王。不相統攝。惟共奉一教主。而其教皇世居意大利。大里亞國中。凡大西洋受封廢立之事。皆請命焉。然不能執予奪之權也。佛郎西與于唐。英吉利興于宋。而一時歐羅巴洲各國。如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等。經營貿易。估帆所達。及于西南洋。東南洋。各開市埠。英佛間而繼之。遂以是爲通中國之漸矣。明自永樂以後。數遣人下西洋。示以通貢。凡前後隨使至者。

以百數。而大西洋之國不與焉。迨正德間。佛郎西踞滿刺
加之地。遣使臣請貢方物。後又乘倭寇之間。縱橫海上。占
踞澳門。而荷蘭葡萄亞繼之。然明之諸臣。迄不知其爲大
西洋人。直至萬厯間。利瑪竇至京師。始識大西洋之名。而
迄不知其與佛荷等國之或同或異也。況自西士利艾等
與中朝士大夫往返討論。固已備悉其山川風土。指掌列
眉。而修明史者。尙墮雲霧中。豈非卧榻之旁。被人鼾睡而
不知者邪。然則通番之遠。莫遠于明。而勤遠畧于數萬里
之遙。遂釀近憂于二百年之久。豈細故哉。今參核明史及
中外紀載之書。著其可攷者于左。

明時大西洋強盛之國。首推佛郎西。時南洋之地有滿刺加者。卽今之麻六甲。佛人方欲開通市埠。遂奪而踞之。自此東行入中國。徧歷澳門粵東之地。乃于正德十三年遣使臣來貢方物。請封詔給其方物之直。遣之還。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兒爲食。已而負緣鎮守中貴。許入京。武宗南巡。其使火者亞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時學其語以爲戲。其留懷遠駟者益掠買良民。築室立寨。爲久居計。十五年御史丘道隆請責令還滿刺加。益土方許朝貢。又御史何鯨言佛郎機最凶狡。兵械較諸蕃獨精。前歲駕大舶突入廣東會城。礮聲殷地。留駟者違制交通入都者。

桀驚爭長。今聽其往來貿易勢必爭鬥殺傷。南北之禍。殆
无紀極。祖宗朝貢有定期。防有常制。故來者不多。近因布
政吳廷舉調缺。上貢香物。不問何方來。卽取貨。致番船不
絕于海溼。蠻人裸選于州城。禁防旣疎。水道益熟。此佛郎
機所以乘機突至也。乞悉驅在澳番船及番人潛居者。禁
私通。嚴守禦。庶一方獲安。疏下禮部議。如御史言。未幾亞
三侍帝。驕甚。從駕入都。居會同館。見提督主事梁焯。不屈
膝。焯怒撻之。江彬大詬曰。彼嘗與天子嬉戲。肯跪汝小官
邪。明年武宗崩。亞三下吏。自言本華人。爲番人所使。乃伏
法。絕其朝貢。其年七月。又攜土物求市。守臣請抽分。如故。

事詔復拒之。嘉靖二年，遂寇新會之西草灣，官兵追捕，生擒二十四人，斬首三十五級，獲其二舟。賊敗遁，官軍得其礮。副使汪鋐進之朝，卽所謂佛郎機者也。初粵東文武月俸多以番貨代，至是貨至者少，有議復許佛郎西通市者。給事中王希文力爭之，由是番舶幾絕。其後巡撫林富上言粵中公私諸費多資商稅，番舶不至，則公私皆窘。因言許佛郎西互市有四利焉。部議從之。自此佛人得入香山澳爲市，而其徒又越竟商于福建，往來不絕。至二十六年，朱執爲巡撫，嚴禁通番，其人無所獲利，則內犯漳州之月港，沿嶼副使柯喬等禦卻之。二十八年，又犯詔安，官軍迎

擊于走馬溪。生擒九十六人。紈悉用便宜斬之。怨紈者御
史陳九德。遂劾其專擅。紈被逮自殺。自紈死。海禁復弛。佛
郎西益縱橫海上。無所忌。而其市香山澳濠鏡者。至築室
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國然。將吏不肖者。反視爲外府矣。濠
鏡在香山縣南。虎跳門外。先是暹羅占城瓜哇琉球淳泥
諸國互市。俱在廣州。設市舶司領之。正德時移于高州之
電白縣。嘉靖十四年。指揮黃慶納賄請于上官。移之濠鏡。
歲輸課二萬金。佛郎西遂混入焉。高棟飛甍。櫺比相望。閩
粵商人趨之若鶩。久之其來益衆。乃于四十四年。僞稱滿
刺加入貢。已改稱蒲都麗家。守臣以聞。下部議。言必爲佛

郎西假託。乃卻之。萬厯中破滅呂宋。盡擅閩粵海上之利。勢益熾。時又于隔水青州建寺高七八丈。宏敞奇闕。非中國所有。知縣張大猷請毀其高壩。卒不行。以上皆據明史初諸番之互市于澳中也。率聚于虎跳門外之浪白洋。蓋海中一島嶼也。大西洋人後至而思龍斷焉。于是佛郎西自滿刺加來。徑請封貢。而葡萄亞遂以嘉靖間至。荷蘭遂以萬厯間至。然舟舶往來。歲取其稅第。羈縻之使勿絕而已。自濠鏡之徙。則佛郎西首建城臺。戍兵列炮。儼若敵國。諸番樂其便而趨之。遂爲逋逃之藪。萬厯三十五年。有番禺舉人盧廷龍計偕入都。上書請盡逐澳中諸番。出居浪白外洋。

當事不能用其後何士晉督粵令悉燬澳中城臺諸番始

稍稍有所顧忌而佛郎西亦因戒心懷去志矣天啟初徐

如珂署海道副使因澳夷飾詞請築再燬之澳夷卽葡萄

非以備佛夷實而是時守臣復遣監司馮從龍毀其所築

之青洲城澳中有青洲山番人于山上建寺卽番人不敢

拒然佛以求通貿易屢窺邊竟中朝疑之故當明之季增

兵戍澳門專以防佛佛亦以猜逼不敢久留昔時免窟之

營已爲葡萄亞發其筭而剪其絡矣以上參用張汝霖澳

萬麻以後之事多有與澳夷混者由不知澳夷之惟葡萄

亞以西洋小國先後來澳卒藉中國之援貫屢久居遂爲

二百年專利之數。佛雖垂涎欲與之爭。而國勢已不可復振。又況強鄰之耿耿而議其後哉。

葡萄牙者。古之布路亞國。其地在歐羅巴洲之西境。今住澳門者。或稱澳夷。或稱大西洋。從其朔也。其入中國始于明正德間。貿易于舟山甯波泉州等處。嘉靖三十年。遂來澳門。是時諸番互市。已自廣州移之濠鏡。佛郎西剋造城臺。欲圖久踞。諸番逼迫不自安。葡萄牙乃納賄于澳中官吏。請歲以五百金贖其屬而居之。于是自其本國挈家至澳。凡爲戶四百二十有奇。丁口三千四百有奇。孳育蕃息。遂長子孫。佛郎西來去不常。又自萬厯天啟間。中國防之。

其遂不自安而諸番之來者輒藉澳夷爲東道主。又假其名號以入市。遂得以奇貨之居爲資生之計。然紅毛屢以兵船窺香山澳。脅奪市利。葡人懼乃築礮臺。仿造紅毛火器以禦之。不得則告急于粵中官吏。請備防兵。蓋自託于爲

天朝守海門。固外圍而陰以自封殖也。澳中城臺之建始自佛郎西。而澳夷因之以爲利。迨粵中大府遣兵隳之。澳夷不敢言。而實不便于藩垣之弛也。值天啟之初。紅毛出入于濠鏡。澳夷藉戍守爲名。請兵請餉。請木石以繕垣墉。時徐如珂爲海道副使。昌言于兩府曰。此狡夷嘗我也。已

而夷警寂然。而澳垣日築百丈如珂。遣中軍領兵戍澳。諭之曰。垣墉不毀。爾人力少也。吾助若毀。不兩日而冀除。殆盡。夷相顧嗷嗷。自是稍戒心。時值倭寇方平。有言澳中諸番實爲嚮導。請移之浪白外洋。就船貿易。而粵中大吏謂香山內地官軍環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于我。一懷異志。我卽制其死命。若移之外洋。則巨海茫茫。奸宄安詰。制禦安施。似不如申明約束。內不許一奸闖出。外不許一倭闖入。無啟釁。無弛防。庶幾相安無患。部議從之。乃設參將于中路。增兵戍防。名爲備倭。實則兼備佛郎西。葡萄亞也。然當明之季。意大里人至中國。徐光啟方與之講求麻法。

而葡萄牙人亦以治麻聞于朝。于是光啟奏用新法。悉居其人于澳門。而陽瑪諾者。卽葡萄牙人也。

明史作波爾都瓦。卽布路亞譯

音之

自葡人主澳。則大西洋之人。方以類聚。而東南洋諸

番。反以爲異族。而驅之。故明史以澳夷爲大西洋人。而不能辨其爲何國也。惟佛郎西終明之世。窺澳不得。而葡萄牙以五百緡寄居賃屋。遂得盤踞全島。儼然視爲故物。沿至

國朝。定制外洋之貿易于粵者。船貨悉稅。惟澳夷但限以二十五船之額。止輸船鈔貨。則聽入洋棧中。有買者爲出稅。又自乾隆定制。歸并粵東。各洋卸貨之後。悉回澳門住

冬轉向澳夷賃屋棲止。于是大西洋各國之過澳門者。耽
耽而視。遂啟英吉利窺覲之端矣。以上採用澳門紀畧及
皇清通攷四裔門

葡人以忌佛郎西之故。凡大西洋人之至者。無不多方讒
間之。英吉利涎其市埠。每以兵船至澳。輒言戍兵代爲
防佛。實則欲自取之。直至道光中葉。索得香港馬頭。不復
思澳。而五港既開。外洋俱得自市。澳舶反少。又不能爲有
挾之求。則富庶已非昔日之比矣。其國終明之世。未通朝
貢。至我

朝雍正五年。始表貢方物。乾隆十八年。復貢。

兩厠念其遠道輸忱。從優錫賚。而其國中。人亦以天文家

入仕京師爲欽天監。今其國尙在大西洋。而明史無布路亞傳。故其住澳之顛末。但均見于佛郎機意大里傳中。亦不能詳也。

荷蘭者。大西洋瀕海之國。東至日耳曼。西連英佛諸國。明人所稱紅毛番族者也。明史言永樂宣德時。鄭和七下西洋。歷諸番數十國。無荷蘭者。蓋其時大西洋不通中國。荷蘭貿易之舟。僅至南洋而止也。初荷蘭人勤于貿易。明時攻佛郎西。西班牙皆勝之。遂由五印度奪葡萄牙亞市埠。泛舟入南洋。又取葛刺巴而據之。至今南洋之地。有所謂大荷蘭。小荷蘭。新荷蘭者。雖中奪于英佛諸國。或分給其地。

與之和市。而荷蘭舊埠之名。至今仍之。可以知其貿易之
廣矣。當佛郎西之市于香山澳也。荷蘭聞而慕之。乃于萬
曆二十九年。駕大艦。攜巨礮。直薄呂宋。此南洋之呂宋。以
名之。非歐羅巴
洲中之呂宋也。呂宋人力拒之。則轉薄香山澳。求通貢市。
當事難之。不敢聞于朝。但召其酋入城。羈縻之。方遣之歸。
而澳中人懼其登陸。力爲防禦。久之無所得。乃去之。福建
之漳州。直抵澎湖嶼。于三十二年七月。值汎兵已撤。如入
無人之墟。遂伐木築舍。爲久居計。時有海澄奸民李錦及
奸商輩之販于大泥者。曾與荷蘭人習。相與慫恿之。許之
貢市。而總兵都司方以兵至。先以計繫錦等下獄。酋始有

悔意而仍乞通市不已。于是撫按嚴禁奸民下海。犯者必誅。由是接濟路窮。番人無所得食。始稍稍引去。而是時佛夷方縱橫海上。荷蘭欲與之爭雄。復泛舟東攻。破美洛居國。卽麻六甲與佛夷分地而守。尋又至福建之臺灣。侵奪其地。築室耕田。久畱不去。海上奸民復與之互市。遂再至澎湖。以求市爲名。築城而守。天啟初。守臣以計毀其城。遂移舟去。然其據臺灣自若也。方守臣之毀城。許以移舟之後。當爲代請通市。旣而事不行。番人怨。乃掠漁舟六百餘艘。復至澎湖。驅土人運木石。將再築城。又分兵犯廈門。濱海郡邑。无不戒嚴。時巡撫南居益初至。見其勢益熾。乃上言互

市之求。若不見許。必至興兵構怨。且臣聞其遣人四出。將
 要結交留巴。即上文 葛刺巴大泥諸國。與之合謀。此必不可。以理
 諭也。因列上調兵足餉方畧。部議從之。四年正月。大發兵
 與荷蘭戰。屢敗之。荷蘭益窘。求緩兵。容運米入舟。即退去。
 諸將以窮寇莫追。請暫許之。遂揚帆出湖。猶留其渠帥高
 文律等十二人。據高樓自守。諸將破揜之。獻俘于朝。澎湖
 之警以息。然其臺灣之守卒不能奪也。臺灣者。舊為日本
 倭地。紅毛初至。啗以重幣。求給一廛。為互市區。旋誘倭人
 入天主教。遂逐而據焉。崇禎中有鄭芝龍者。泉州人。初附
 倭家于臺灣。倭既去。芝龍以其眾入海。為盜。旋經巡撫沈

猶龍招降之。屢以平海寇功。積官至都督同知。十年敗荷
蘭之衆。徙沿海饑民數萬實臺灣。荷蘭遂弱。然猶擁紅毛
二千踞城中。芝龍亦尋去。其子曰成功者。芝龍娶倭婦所
生子也。值明之季。唐王桂王監國。成功奉之以抗天兵。屢
寇閩浙江南。順治十六年。由海道寇鎮江。至江甯。大兵擊
敗之。成功寇鎮江乃順治己亥事。即十六年也。其自鎮江
敗歸。謀取臺灣。則十七年以後事。皇清四裔考
以爲順治九年。蓋誤以張名振之寇長
江當之耳。今據全祖望張煌言碑文。成功遁歸。則閩中
已無寓足地。乃謀逐荷蘭以取臺灣。會紅毛通事何斌。逋
夷負遁。投成功。說其以水師從鹿耳門入。十八年。乘澎湖
潮漲。直抵鹿耳門。登岸。克其赤嵌城。又與荷蘭相持半年。

屢敗之。荷蘭遂棄臺灣走。先是荷蘭因廣東巡撫請于朝願備外藩。修職貢。十三年遣使賫表京師。

詔優答之。部議以五年一貢。道由廣東入。

詔改八年一貢。以示柔遠。康熙元年鄭成功率三年大兵渡海克廈門。時荷蘭請率舟師助剿。以夾板船乘勢追擊。斬首千餘。遂取浯嶼金門二島。時成功子經尙踞臺灣。然已衰弱。不敢內犯。中值耿精忠之叛。轉相煽誘。鄭氏復熾。十八年福建總督姚啟聖厚集水師。復檄荷蘭夾板船爲助。鄭經既死。內亂方作。乃定計取臺灣。二十年奏請以施琅爲水師提督。議先取澎湖。乘南風進攻。大敗之。于是大

兵乘勝直攻臺灣。泊海中十二日。俟海水盛漲。乃掩其不意。由鹿耳門平行而入。鄭氏之黨窮蹙。請降。乃擁鄭經子克塽肉袒赴軍門。繳上成功所受明印信。臺灣遂平。當大兵至鹿耳門時。鄭氏聞之大駭。以爲與其先人之取臺灣。用兵如出一轍。而不知荷蘭已先獻計。請俟潮漲而取之。以報鄭氏也。臺灣自明以前。不入版圖。視爲甌脫之棄地。海上有警。則遣兵戍澎湖。以防內患。至是臺灣平靖。海侯奏言一島之懸。實腹地數省之屏蔽。棄之則仍以資荷蘭。遂議內隸。置郡縣焉。然荷蘭始欲爭澳門。不得已而去之。臺灣遂與佛郎西邊患相尋無已。而其窺覲澳中。則屢欲

取之而力未暇也。以上明以前事參據明史及皇清四裔攷後敘國初鄭氏事則據魏源聖

武託及鮪
埼亭集

歐羅巴各國在兩漢六朝之間莫盛于羅馬羅馬者今之意大里亞國也。後漢書爲立大秦傳正其國極盛之時。全洲之地悉稟正朔。又自王安散遣使之後聲名遂通于上國。故後之言大西洋者託始焉。大西洋之立國始于額力西。卽今之希臘國。其首部曰雅典者實爲聲明文物之區。而羅馬卒并之。西人測天之學原于希臘羅馬。既得其地。遂訪求其推步之師。令國中人就而討論之。故後世之言天學者多推大西洋人。而大西洋必首推意大里亞也。若

天主之教起自東土之猶太國。即西印度地而猶太以西漢時

亦降屬於羅馬。故耶穌教法倡自意大利亞。而歐羅巴之

人悉宗之。西人自序其教者言耶穌生天之後。聖徒分走

四方。布其教有二大弟子。一伯多祿。一寶祿。皆至羅馬都

城。講論天主事理。人多信從。此二聖之後。又累有盛德之

士相繼闡明。至于總王公斯瑞丁者。斯瑞即斯丹西人稱君長之詞欽奉

特虔。盡改前奉邪神之宇。爲瞻禮諸聖人之殿。而更立專

殿以奉天主。教皇卽居于此。以代天主在世布教。教皇皆

不婚娶。永無世及之事。但憑盛德輔弼大臣。公推其一而

立焉。歐羅巴列國之王。雖非其臣。亦咸致敬盡禮。稱爲聖

父神師。凡有大事莫決。必請命焉。

以上據職方外紀

据此則今之

教皇必在意大里亞者。從其朔也。然自明以前。中國雖有大秦之名。而莫辨其爲海西之何國。洎明萬厯九年。有西人利瑪竇自彼國泛舟九萬里至粵。二十九年。始至京師。與中朝士大夫游。而其徒來者益衆。其論天下形勢。則著有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一曰亞細亞洲。中凡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二曰歐羅巴洲。中凡七十餘國。而意大利亞居其一。三曰利未亞洲。亦百餘國。四曰亞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連。分爲南北二洲。最後得墨瓦臘尼加洲爲第五。而域中大地盡矣。又言歐羅巴諸國。悉奉天主。

耶穌教。耶穌生于如德亞白德稜之地。實爲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又言中國大統回回。麻皆疏舛。不合實測。乃持其本國推步之書。出示士大夫。皆爲中國典籍所未道者。是時鄭世子朱載堉。事邢雲路。方奏請修改麻法。因與大西洋之歸化人龐迪我。熊三拔等共理麻事。利瑪竇既卒於京師。其徒皆久留不去。時則有陽瑪諾。登玉函。畢方濟。艾儒畧。龍華民。諸人。皆喋喋言新法有驗。而湯若望羅雅谷。方自西來。遂以崇禎二年。用徐光啟薦。令供事麻局。于是西人新法。日益顯。而明祚旋移。卒不能用。

國朝順治二年。湯若望再至京師。上書言新法。得

旨令與南懷仁同入欽天監。方依西人法造時憲書頒行。而新安衛人楊光先首攻之。遂起臺官之獄。楊湯交訟事詳二卷六

年以楊光先推閏不實。寘之法。復起湯若望南懷仁爲欽天監正副官。八年十二月當世閏。南懷仁謂雨水爲正月。中氣是月二十九日值雨水。卽爲九年之正月。不當閏。置閏當在明年二月。欽天監奏懷仁議是。

上亦嘉納之。未幾三藩之亂。

上召南懷仁于養心殿。命依水法造礮。以備邊用。旋因明季以來。麻法疎舛。乃蒼萃中西之同異。取其借根方對數。及以量代算之法。

御製爲數理精蘊。麻象攷成二書。于是西法如歐几里得。穆尼閣第谷諸人之書。悉荷蒐錄。而西士之在中國備臺官者。皆同預編纂之列。自此中西二家。悉去其門戶水火之見。欽天監參用西洋人。遂爲定例。實自意大里亞開之也。其國以康熙九年遣使入貢。十七年。

召見于太和殿。宴賚遣歸。雍正元年。釋西洋人之有罪者出之獄。令遞回本國。由該國教化王表謝。亦貢方物。二百年來。意大里亞人之在京師者爲多。其藉新法以陰行其教法者。則有之。而邊畔之啟不預焉。

參据明史及
皇清國裔攷

歐羅巴各國自羅馬衰後。而佛郎西英吉利繼興。然佛之

初至。明人不識其爲大西洋。厥後占踞澳門。通市濠鏡。則諸番之因緣而至者。皆大西洋人也。意大里亞之至京師。稍後。而其寄寓于澳中者。已非一日。故明季徐光啟奏行新法。自艾儒畧熊三拔等。皆意大里亞人。而其時鄧玉函則日耳曼人。龐迪我則呂宋人。陽瑪諾則布路亞人。具見明史其國名則譯音之異耳。皆至京師。而實自澳中來。故明季之濠鏡。實大西洋人一大都會也。然則英吉利未至中國乎。非也。當荷蘭求市于澎湖臺灣之間。明人但以爲紅毛番族。而不知紅毛卽大西洋之種類也。英吉利之與荷蘭同在大西洋。卽同得紅毛之稱。明史記荷蘭事。言崇禎十年。紅毛駕

四舶由虎跳門薄廣州。聲言求市。其首招搖市上好民視之若金穴。蓋大姓有爲之主者。當道鑿濠鏡事議駁斥。或從中撓之。會總督張鏡心初至。力持不可。乃遁去。蓋誤以紅毛爲荷蘭之專稱。乃意其爲鄭芝龍所敗而去之澳門。其實荷蘭于時並未去臺灣也。

皇清四裔攷。但言崇禎十年爲鄭芝龍所破。餘衆猶據臺

灣而不敘其入澳門薄廣州之事。攷中亦微誤。蓋明史荷蘭爲芝龍所破。乃崇禎

初年事故。其下文云不敢窺內地者。數年後始敘十年窺澳之事。今攷雖刪去下文而移鄭芝龍之破于後。以遷就餘衆尙踞臺灣之語。蓋未將上下文一詳攷也。蓋其時西人之書已出。知紅毛非

荷蘭所得獨擅。又以其尙踞臺灣也。西人馬利遜著外國

史畧言英吉利通商始于明萬厯間。然亦無左證。近見西士所撰華英通商事畧。言明萬厯二十四年。英之女主嗣位。欲修好于中國。乃遣三艘。具書幣入明。舟行至中途。遇颶風而沒。事遂寢。至崇禎十年。有舟長率貨船五。由蘇門答刺去之澳門。爲葡萄牙人讒間。逐之。遂長駐至粵之虎門。居數日。漸辨華言。具道通商意。華官許爲之。請于大府。舟長喜。張白幟以待。不意又爲葡人之在粵者所讒。令發兵開炮逐之。舟長憤甚。乃拔白旗揚帆乘潮。徑逼炮台。華民拒戰不克。守台之卒盡潰。乃奪而踞之。焚官署。截得商艇二。小艇一。大府慮啟邊衅。復遣人慰諭之。舟長自言此

來非尋衅。但求通商與他國等。又因來者以禮物賂大府。許之。遂繳出炮台。鬻貨而歸。踰年遂不至云云。据此則明史所謂紅毛駕四船由虎跳門薄廣州者。乃英吉利非荷蘭也。明人但聞紅毛之名。卽以爲荷蘭。遂并其非荷蘭者亦闌入焉。是則英吉利之名。雖不著于明史。而終明之世。不得謂其未至中國也。我

朝海禁開于康熙二十二年平臺之後。而據西人所記。則當鄭氏踞臺灣時。英吉利已交市于廈門臺灣間。厥後陳昂任廣東總兵官。奏言紅毛一種。內有英圭黎諸國。奸宄莫測。以後通市于粵浙間。其名遂顯。具詳後卷互市檔案。

中。今但記其見于明季。

國初者。以著大西洋通中國之始。及英吉利窺邊境之漸云。

按歐羅巴洲。卽古之大秦國。西人四洲之書。考證明析。

其後徐中丞繼畬瀛環志畧。魏中翰源海國圖志。爲證。

以史傳知地中海者。卽大西洋之隔于亞細亞。而天之所以限東西也。今總其要而論之。范書言大秦爲海西國。所謂海者。乃今之西南洋。五印度之地。濱臨東西紅海。而進入于亞利未加洲界者也。魏書言從條支西渡海。卽一萬里條支。卽今之西印度。自此至利未加洲。

之北爲地中海。渡此乃至歐羅巴也。今西人航海而東者。由大西洋開行。過地中海。循西岸。南行繞出。利未加洲之界。至大浪山。乃始振舵轉而東北。則隔海之說信矣。以此攷證。後漢書所謂安息貪以漢繒綵與之互市。故遮闕不得自達者。正禁之不使渡海以自達于漢也。又言班超遣甘英使其國入海。舟人言海中有思慕之物。使人悲懷。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乃可入。英卒不能渡。此亦安息使爲之詞。旣以遮闕大秦。又以洞喝漢使也。西人未至中國。不識大秦。乃至利瑪竇初來自稱大西洋人。而禮臣謂會典無其名。不知其在于何地。何

論歐羅巴。又何論意大里亞邪。明史修于西士入臺之後。惟意大里亞一傳。頗爲詳核。其餘亦多譌舛。如傳中言耶穌生于如德亞。其國在亞細亞洲之中。西行教于歐羅巴。其說甚明。乃又于拂絲傳後言萬曆時。大西洋人至京師。言天主耶穌生于如德亞。卽古大秦國。此沿西士艾儒畧南懷仁之訛。蓋西人初至中國。本不識所謂大秦者。及見大秦景教碑。遂以大秦爲天主誕生之地。而不知如德亞實在亞細亞洲中。不可強合。是不審大秦之別爲一洲也。拂絲乃西印度之地。去大秦尙隔一海。乃又襲新唐書之謬。以拂絲爲大秦之異名。而意

大里亞之確爲大秦者反遺之。是不識拂菻大秦之截
然爲二洲也。佛郎西在大西洋。而以其自滿刺加來。遂
疑其地之相近。是不攷南洋島岸也。澳門之夷。但知其
爲大西洋。不知其爲葡萄牙。故敘事多與佛混。甚至二
國同在大西洋。又歧而二之。是不攷澳夷沿革也。至于
紅毛爲大西洋之種類。而以其名專歸之荷蘭。遂使英
吉利得冒之。蓋自佛郎西屢犯邊境。朝廷加意防守。于
是諸番之至者。悉疑爲佛郎機假託。而豈知大西洋之
在香山澳。盈數萬人。盤踞其間。狡焉以爭通商之利者。
何國。蔑有迷途問津。望洋而嘆。無怪其知之不能盡語。

之不能詳也。佛郎西之通中國，自踞滿刺加始。荷蘭之通中國，自踞交留巴始。行李往來，悉藉南洋爲東道主。自是大西洋之各國，聞風踵至，爭開市埠。及于南洋之澳大里亞荒島中，卽所稱弟五洲者，于是野番之名無來由種類者，悉爲歐巴人役使，而英吉利殿其後，遂以此爲通中國之逆旅，送往迎來，無敢有搯其吭而拊其背者。尙何有隔海之足慮邪？傳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蓋以夷制夷，其道在近交而遠攻。故兩漢之西域常通，而匈奴之右臂以斷，不可謂安息遮閼大秦之徒，自爲謀而不知爲漢謀也。

歐羅巴之通中國。惟佛郎西最早。蓋其時倭寇方熾。欲以乘機窺衅。又自南洋取道。無襲遠之勞也。葡萄牙之來澳。雖在嘉靖三十年。而其通市閩浙。則已步佛人之後塵矣。意大里亞之至京師。差後而二十年前。已抵香山澳。意其國中人之先後來澳者已不少。特海國圖志謂佛郎西葡萄牙之入澳門。入欽天監。皆自意大里亞開之。攷其年月。殊不符也。意大里亞之入中國。修朝貢。不爭市埠求利。見不乞通商。蓋亦諸番中之矯矯者。至于供事麻局。則澳中人皆因緣而至。明史言天啟崇禎間。東北用兵。數召澳中人入都。令將士學習。蓋其時大

西洋各國俱有人。而意大利、葡萄牙、亞之人爲多。皆利瑪竇開之也。利瑪竇之師丁氏學于歐几里得。

卽著幾何原本者

遂得私淑。幾何宗旨。攜其書東來。一時士大夫如徐光啟、李之藻輩。首好其說。又爲潤色其文詞。新法之行。實始于此。然當明季修改麻法。徧致西士。于是熊三拔、龐迪我等測驗于前。湯若望、羅雅谷等編纂于後。值干戈四起。明祚不終。遂爲開局已成之書。而不能用。遭逢

聖代龍興。

仁廟天縱。因其成帙。用備。疇人之掌。天之所用。有開必先。遂爲一代授時改憲之權輿。是則新法之自西而東。誠

非偶然。若謂藉以羽翼教法。則其徒久居中土。不過藉以餬口四方。至于其說既行。乃敢闢佛誘儒。自樹一幟。而豈利氏東來之本意哉。然則非英佛之狡焉起疆。則彼意大里亞者。固猶然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也已。

按自唐以來。西印度之各部。皆回國也。天主生于如德亞。而其地已爲回部所并。故明史但有阿丹天方等傳。而如德亞之名。僅埒見于拂菻。意大里亞傳中。蓋西士欲張皇其教法之出自歐羅巴。故合大秦如德亞而一之。而忘其相距之遠。尙隔一地中海也。如德亞卽西人

之所稱爲猶太者。其地在大秦之東南。初降于波斯。後滅于羅馬。當東漢。羅馬方強。越海而有之。故亦得大秦之稱。且其誤尚不始此也。景教碑中有室女誕聖于大秦之語。西人傳會室女卽天主之母。遂以天主爲大秦產。不知其下文云。景宿告祥。波斯觀耀。以來貢是天主經像。來自波斯。而大秦竊之以爲已有耳。波斯在亞細亞洲中。與如德亞最相近。唐之初。羅馬已弱。則如德亞仍隸于波斯。故其教之西行。卽在是時。夷僧夸誕。不謂大秦之源于波斯。反以爲波斯之出自大秦。不亦顛倒之甚乎。況賜名大秦寺。太宗貞觀之詔。不著于史。而据

冊府元龜所記。元宗天寶四年之詔。則本名波斯寺。至是始改爲大秦。其沿革固可攷。而詔中所云。波斯經教。出自大秦者。則仍襲夷僧之誕說也。波斯卽古條支之地。今西人考定以爲安息國。是當日臨海之甘英爲安息所遮閔者。卽其地也。西印度以西之東紅海。西紅海。卽亞細亞洲與利未加洲分界之地。西紅海之盡處。中隔旱路一百七十里。卽歐羅巴之地。中海與利未亞洲分界之地。蓋大西洋之隔海。隔于地中海。而實隔于地中海紅海之間之陸路也。徐中丞瀛環志畧言。西印度西行入紅海。西北四千里而港盡。至麥西。

麥西卽利未亞洲之首部

之蘇爾士行旱路一百七十里。卽地中海之東南隅。其兩海之隔。則海國聞見錄所謂恨不用刀截斷者。卽指此也。按此旱道入大秦之捷徑。當甘英臨海時。無從得知。而海道之遠。安息西界。舟人所謂須齋三歲糧。及海中有思慕之物等語。亦係懸揣之詞。蓋自明以來。歐羅巴人始創此路。由條支之海道。繞出利未亞洲之西境。至極南之大浪山。始轉而東北。徐中丞以爲蘇夷士之旱路較此。減程二萬。是海道已增二萬。又合紅海地中海之路。則魏書所云。從安息西界循海曲而至大秦。四萬餘里者。不甚相遠。宜甘英之望洋而嘆。自厓而反也。

魏默深謂條支都城在今回部之麥加。

卽阿刺伯之首部如德亞亦隸焉。

去安息已遠。因疑甘英所臨之海未必是紅海。而臆

度爲條支東境之阿勒富海。

說詳西印度回部回國中。

然後漢書但

言抵條支則自安息以西諸國皆得條支之名。不必一

定臨其都城始爲抵也。至于安息西界。船人所告不過

沿途問津。不必一定行至紅海之盡處。始知二海之隔

也。總之范蔚宗之言海西國。不過指亞細亞洲之西南

洋而言。若甘英所臨則已過安息入紅海。而至利未加

洲界。然亦不過在東西紅海兩岸之間。必以爲行至紅

海之盡處。港斷絕流而後止。則未免膠柱刻舟之見耳。

中西紀事卷之二

江上寒窗

猶夏之漸

亞細亞洲之西。曰如德亞國。西方天主降生之地也。天主何人。耶穌也。耶穌何以名。華言救世主也。其生以西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凡在世三十三年。宣揚教化。五印度之人悉宗之。及其教西行入大秦。則歐羅巴洲之人悉奉之。于是大西洋各國。皆以天主誕生之年起數。不自立年號也。初西人奉釋氏之教。自佛滅度後六百年而耶穌生。以爲人生一大事。首在敬天。爰追尋初祖。上溯鴻蒙。判十字

以定四方。合氣水火土四行之精。肇生萬物。天外無神。故無偶像。无所禱。凡立廟設位。陳牲酒。施鼓樂。讚頌神名者。皆外道也。耶穌以天爲父。自稱神子。賦世上僊。代衆生受苦。以救萬世。故其死也。西人以天主稱之。然自唐以前。不聞于中國。迨太宗貞觀間。有大秦上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太宗詔立大秦寺。度僧二十一人。世閱七朝。當代宗之。建中二年。有大秦寺僧景淨。述其緣起。撰景教流行中國碑。後儒遂以是爲天主教入中土之濫觴。唯其所貢經二十七部。無可攷。而所貢之像。則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羅訶。又有三一分身。景尊彌施阿。則三一妙身之母。

碑中所云。室女誕聖于大秦者也。一時中國又有三夷寺。大秦一也。祇神二也。末尼三也。解者曰。大秦稱其國祇神。著其所祀之神。若末尼則女夷之入中國者。三教悉淵源于外夷。而祇神之卽天主。遂爲西人假託。以爲彼教之流行中土。蓋千年于茲矣。當大秦經像之旣東也。時又有爲天方教者。出于西印度之阿丹國。主其教者曰穆罕默德。生于耶穌後六百年。而辭世于隋開皇之十四年。至唐而其徒日盛。遂以回紇朝貢之期。挾摩尼卽末尼俱至京師。私創邸第佛祠。朝廷弗能禁其教。專闢大秦。故自回回教行。而大秦之教遂替。宋元以來。寂寂無聞。直至明萬曆九年。

有大西洋之意。大里國人利瑪竇。泛海九萬里。至粵東。又二十年。始至京師。中官馬堂以其方物進獻。內有所貢天主及天主母圖。又攜有神仙骨諸物。禮部奏言其自稱大西人。而會典無大西洋之名。其真偽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方行進貢。則與遠方慕義特來獻琛者不同。且其所貢天主及天主母圖。既屬不經。而所攜又有神仙骨諸物。則唐韓愈所謂凶穢之餘。不宜令入宮禁者也。況此等方物。未經臣部譯驗。徑行進獻。則內臣混進之非。與臣等溺職之罪。俱有不容辭者。及奉旨送部。乃不赴部審譯。而私謁僧舍。臣等不知其何意。乞給賜冠帶還國。勿令潛居兩

京與中人交徃。別生事端不報。帝以利瑪竇慕義遠來。假
借授餐。給賜優厚。卒不遣。而公卿以下咸重其人。利亦安
之。遂久留不去。卒於京邸。自利瑪竇東來。其徒先後至者
日益衆。時值厯官推日食多舛。乃有五官正周子愚言大
西洋歸化人龐迪我熊三拔等深明厯法。其所攜厯書有
中國載籍所未及者。請令仿洪武初設回回厯科之例。許
迪我等入局測驗。于是西人之入中國者以推算爲名。而
陰行其天主教法。遂有王豐肅者居南京。專以天主教惑
衆。士大夫暨里巷小民間爲所誘。禮部郎中徐如珂惡之。
其徒又自誇風土人物遠勝中華。如珂乃召兩人授以筆

劄令各書所記憶。悉舛謬不相合。乃倡議驅斥。遂于萬厯四十四年。與侍郎沈淮給事中晏文輝等合疏。斥其邪說惑衆。且疑其爲佛郎機假託。乞亟行驅逐。禮科給事中余楫。亦言自利瑪竇東來。而中國復有天主之教。乃聞都王豐肅陽瑪諾等煽惑羣衆。不下萬人。期望朝拜。動以千計。夫通番左道。竝有禁令。公然夜聚曉散。一如白蓮。無爲諸教。且往來濠鏡。與澳中諸番通謀。而所司不爲遣斥。國家禁令安在。帝納其言。是年十二月。始令王豐肅龐迪我。等俱遣赴廣東。聽還本國。令下久之。遷延不行。所司亦不爲督發。四十六年四月。廸我等奏。臣與先臣利瑪竇等十

餘人涉海九萬里。觀光上國。叨食大官。十有七年。近南北
參劾。議行屏斥。竊念臣等焚修學道。尊奉天主。豈有邪謀。
敢墮惡業。惟聖明垂憐。候風便還國。若寄居海嶼。益滋猜
疑。乞并南都諸處陪臣一體寬假。不報。乃怏怏而去。豐蕭
尋變姓名。復入南京。行教如故。朝士莫能察也。自明萬曆九年至此
皆明史意大里亞傳文當明之季。天主教入中國。士大夫翕然從之。

者徐光啟爲首。李之藻。李天經。馮應京。樊良樞等相與附
和。且爲之潤色。其文詞故其行日益廣。時又有西士湯若
望者。進天主書像圖說。朝士相與提唱。援引。于是自畿輔
開堂。蔓延各省。京師則宣武門之內。東華門之東。阜城門

之西。山東則濟南。江南則淮安揚州鎮江蘇州江甯常熟。上海。浙江則杭州金華蘭溪。閩則福州建甯延平汀州。江右則南昌建昌贛州。東粵則廣州。西粵則桂林。楚則武昌。秦則西安。蜀則重慶保甯。晉則太原絳州。豫則開封。凡十三省三十處。皆有天主堂。以上据楊光先不得已書自明萬曆以後。

國初康熙以前。其教不脛而走矣。大秦之名。始見于范蔚宗後漢書傳。乃中國所稱謂者。大西洋之人不知也。自利瑪竇入中土。得與徐光啟交。自謂淵源于東漢。繼以文儒畧得見景教碑。遂援以證天主。乃作西學凡一卷。攷其時代源流。湯若望又述耶穌之神靈異蹟及其受刑十字架。

上代民贖罪之願未。圖寫流布。于是耶穌及天主之名。遂大傳于世。

國初之主持天主教者爲湯若望。其廓然辭而闢之者則楊光先也。湯若望者大西洋人。從利瑪竇至中國。以推步之學與羅雅谷竝。以崇禎三年奉詔供事。麻局。徐光啟奏請令其以西洋新法與中國大統麻較其疎密。纂修新法算書一百卷。由光啟進之于朝。值干戈擾攘。又牽制于廷臣之門戶。不果行。十七年詔李建泰平三晉。以湯若望隨行。修火攻水利。遭甲申三月之變而止。值我朝定鼎。若望遂以順治二年至京師。上書言新法有驗。於

進西洋儀器得

旨。試行特命西洋人湯若望南懷仁入爲欽天監官。乃照西人新法造時憲書頒行直省。時有歛之新安衛人楊光先者。世習疇人之學。爰具呈禮科謂憲書而上不應。用依西洋新法五字。不報。旋于康熙三年。狀告禮部。摘其推算本年十二月戊午朔日食交會之誤。奏聞奉

旨。交吏部會審。遂黜湯若望等。授楊光先爲監副。尋轉監正。光先自以但明推步之理。不明推步之數。凡五請解職。不許。六年。以推閏失實。方請更正。則憲書業已頒行。遂下光先于獄。議擬大辟。秋審緩決。乃以遣戍。遇赦歸。自是復

用湯若望南懷仁爲欽天監正副官。一時士大夫言天學者無不右湯而左楊。光先自憤其先憂之隱。不白于天下。後世爰箸不得已書。攻其教法。其略曰。自利瑪竇入中國以來。其徒黨皆藉麻法以陰行其天主之教于中土。今開堂京師宣武門外。及各省凡三十窟穴。而廣東之香山澳。益數萬人。盤踞其間。成一大都會。以暗地送往迎來。而棋布黨羽于

大清十三省要害之地。其意欲何爲乎。其日食天象驗篇曰。湯若望之麻法。其推驗康熙三年十二月戊午朔之日食。人人有目。難盡掩也。而世方以其不合天象之交食爲

準而附和之。是以西洋邪教爲中國不可無之人。而欲招
來之援引之。自詒伊戚。無論其交食不準之甚。卽準矣。而
大清國卧榻之旁。豈容若輩鼾睡。從古至今。有不奉彼國
差來朝貢。而可度越我疆畛者。不有入貢陪臣。不回本國。
而呼朋引類。煽惑我人民者。不江統徙戎論。蓋蚤燭于幾。
先以爲毛羽旣豐。不至破壞人之天下。不已。茲著書顯言。
東西萬國。及我伏戲與中國之初。人盡是邪教子孫。其辱
我天下之人。至不可言喻。而人直受之而不辭。異日者。設
有蠢動。還是子弟拒父兄乎。還是子弟衛父兄乎。衛之義
旣不可拒之力。又不能請問天下人何居焉。光先之愚見。

甯可使中國無好麻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無好麻法。不過如漢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猶高四百年之國祚。有西洋人。吾懼其揮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抱火于積薪。而禍至之無日也。其闢邪上篇曰。天主教不許供君親牌位。不許祀祖先父母。真率天下而無君父者也。而傳會其說者曰。二氏終其身于君臣父子而莫識其所謂天。卽儒者或不能无弊。噫。是何言也。二氏寺觀供奉龍牌。是尙識君臣。佛經言供養千辟支佛。不如孝堂上二親。是尙識父子。況吾儒以天秋天敘主教乎。惟耶穌以犯其國法釘死。是莫識君臣。耶穌之母瑪利亞有夫名若

瑟而曰。耶穌不由父生。及皈依彼教。人不得供奉祖父神主。是莫識父子。夫楊墨之害道也。孟子拒之。恐人至于無父無君。今天主之爲教也。恐人至于有父有君。嗚呼。妄矣。徐光啟以麻法薦利瑪竇等于朝。以數萬里不朝貢之人來而弗譏其所從來。去而弗究其所從去。行不監押之。止不關防之。十三省之山川形勢。兵馬錢糧。靡不收歸圖籍。而莫之禁。古今有此。翫待外國人之政不。大清因明之待西洋如此。習以爲常。不察伏戎于莽。萬一竊發。百餘年後。將有知予言之不得已者。又其下篇曰。問耶穌爲誰。曰。卽天主問天主宰天地萬物者也。何爲下生。

人世曰天主憫亞當造罪。

其說言天始造人男女各一男
名亞當女名厄穢以爲人類之

初禍延世世苗裔許躬自降生救贖于五千年中。或遣天神下告。或託前知之口。降生期至。天神報童女瑪利亞胎孕天主。瑪利亞欣然允從。遂生子名曰耶穌。故瑪利亞爲天主之母。童身尙猶未壞。問生于何代何時。曰生于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噫。荒唐怪誕。一至此哉。夫天果有天主。則覆載之內。四海萬物。无一非天主之所宰制。必無獨主如德亞一國之理。且旣稱天主。則天上地下。四海萬物。待以宰制。今天主下生三十三年。誰代宰制之。天地旣無主宰。則天亦不運行。地亦不長養。而人物萬類。不幾息矣。天

主下生救世。宜過化存神。型仁講讓。登一世于淳熙。乃僅以瘳人之疾。起人之死。又安能錫一世之雲祿。以還造化之固有哉。天堂地獄。釋氏以善惡分。乃彼教則但崇事耶穌母子者。卽升之天堂。不奉者。卽下之地獄。使奉者皆善人。不奉者皆惡人。猶可言也。苟奉者皆惡人。不奉者皆善人。不已顛倒賞罰乎。謂佛墜地獄中。永不得出。誰則見之。而耶穌生釘十字架。則現身劍樹苦海。豈有主宰天地萬物之人。而不能自主其一身之性命乎。以造化世界之上帝。而世人能戕之戮之者乎。則竊釋氏天堂地獄之唾餘。而反脅謗佛。又援儒而謗儒。歷引六經之上帝。而斷章以

證其爲天主。問其救世之功。則以瘳人之病。起人之死。死論不足爲主宰萬物者之功。卽以此爲功。則何如不令人病。不令人死之功之更大也。且利瑪竇之書。止載耶穌救世功畢。復升歸天。而諱其死于王難。湯若望。點不若利瑪竇。乃並其釘死十字架上。圖寫而直布之。其去黃巾五斗米之張道陵。幾何。而世或以其制器之精。竒而喜之。或以其不昏不宦而重之。不知其儀器精者。兵械亦精。適足爲我隱患也。不昏不宦者。其志不在小。乃在誘吾民而去之。如圖日本取呂宋之已事。可鑒也。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爲霰。又傳曰。鷹化爲鳩。君子猶惡其眼。今者海氛未靖。譏察

當嚴。揖盜開門。後患宜甚。甯使今日。晉予爲妬口。毋使異日。神予爲前知。是則中國之厚幸也。夫光先既遇赦歸行。至山東爲歐羅巴人毒死。又以重價購其不得已。書板毀之。欽天監復用西洋人。遂爲定例。而湯若望南懷仁等。皆以臺職終卒于京邸。于是西洋人之相繼入中國者。浸浸乎以推步人臺爲開堂之捷徑矣。

直省開堂之禁。始于康熙八年。是時欽天監復用西洋人。又因南懷仁推開得寶奉。

仁廟特旨。許西洋人在京師者。自行其教。惟不准傳教于中國。及直省開堂者。禁之。然明季至。

國初各省私設之天主教堂未奉追毀而西人方以得自行其教特爲護符互相容匿。於是開堂傳教之風久而愈熾。五十六年廣東碣石鎮總兵官陳昂奏言。天主一教各省開堂。聚衆在廣州城內外者尤多。加以洋船所滙。同類招引。恐滋事端。乞循康熙八年例。再行嚴禁。毋使滋蔓。從之。五十七年兩廣總督楊琳疏言。西洋人開堂設教。其風未息。請循五十六年例。再行禁止。五十九年西洋人德里格。以妄行陳奏獲罪。從寬禁錮。雍正元年。

恩詔赦歸。時閩浙總督覺羅滿保疏言。西洋于內地行教。聞見漸消。請除送京効力人員外。俱安置澳門。其天主堂。

改爲公廨奏入得

旨遠夷住居各省年久。今令其遷移。可給限半年。委官照看。毋使地方擾累。沿途勞苦。二年十二月。兩廣總督孔毓珣疏言。西洋人先後來粵者。若盡送澳門安置濱海地窄難容。亦无便舟回國。請令暫居廣州城內。天主堂有年壯願回者。附洋船歸國。年老有疾不能歸者。聽惟不許妄自行走。倡衍教說。其外府之天主堂。悉撤爲公廨。內地人民入其教者。出之。三年二月。毓珣又疏言。廣東香山澳有西洋人來居此二百餘年。戶口日繁。至三千餘丁。請著爲定額。多者悉令隨船回國。俱報可。乾隆間。西洋人私赴各省。

傳教者日益衆。經湖廣省查拏。究出直隸山東山西陝西四川等省。俱有私自傳教之犯。奏聞奉

旨交刑部審擬。永遠監禁。嗣于五十年十月奉

諭前因西洋巴亞里央等。私人內地傳教。經湖廣省究出各省傳教之犯。業據刑部審擬監禁。第思此等人犯。不過意在傳教。尚無別項不法情事。且究係外洋。不諳國法。永禁囹圄。情殊可憫。俱著加恩釋放。交京城天主堂安分居住。如情願回洋者。著該部派司員押送回粵。示柔遠至意。欽此。以上據皇清通攷四裔門初大西洋人之入中國者。意大里亞之人爲多。以利瑪竇係其國人。方以類聚也。自新法之行。

其徒日廣。繼以

國初許其設堂京師。自相傳教。于是踵門受廬之輩。皆以入京當差爲名。而推步之學。亦惟大西洋人獨擅之。故歐羅巴洲之各國。聞風而來。足跡遂徧于天下。然其在官之人。則

國朝自有定制。凡西洋人願入監當差者。准先赴澳門呈請。然後由督撫咨送到部。部臣查驗得實。留京効用。自後卽遵用。

天朝服色。安寘京師天主堂內。生于是館。死于是殯。不准復還本國。自傳教者私往各省交結民人。往來白便。封圻

大臣漫无覺察。其知者又恐別生事端。容隱不發。因此輩久居中土。繪圖測鏡。消息潛通。雖

列聖懷柔。示以大公。不疑其別有不法情事。而覬覦之漸萌于此矣。

維時英吉利之國王雅治者。欲藉以通好。

天朝乃遣其使臣航海修貢。乾隆五十八年。英使入都。奉其國王表文。求請貿易各款。竝乞援俄羅斯往例。遣人寄住京師。未及傳教之事。意在弛禁。以示中外一體。華夷相安。

按表文無此語。蓋使臣在部呈請之詞。奉

純廟敕諭。爾國留人在京。言語不通。衣服殊制。無地可以

安置若必似來京當差之西洋人令其一體改易服色則天朝從不冒強人以所難至于爾國所奉之天主教原係西洋各國向奉之教天朝自開闢以來聖帝明王垂教朔法四方億兆率由有素不敢惑于異說卽在京當差之西洋人等居住在堂亦不准與中國民人交結妄行傳教所請尤不可行英使禮畢告歸

純廟亦以禮遣之尋將賜答該國王

敕諭前後二道

頒付粵東督臣載入檔案

以上據魏源海國圖志所采粵中檔案

蓋

聖人防微杜漸之深意也英國王所請不行復于六十年

由商船赴粵。增具書幣交粵督陳奏。又于嘉慶二十一年再遣使臣修貢中國。而其使臣初入粵東。卽爭謁見儀注。入。觀之日。又以彼國素奉天主。法無跪禮。

屠廟卻其幣而遣之。自此始有舐望意。而其求在中國貿易及寄居京師澳門等處之蓄念不少衰。一時私赴各省傳教之徒。希冀禁網稍疎。益无顧忌。其教按七日致齋。入廟禮拜。大都黑夜相傳。禱以符咒之術。愚民被惑。奸民乘之。于是家供十字之架。人持七日之齋。蔓延各省。不可究詰。而白蓮天理等教之變起矣。

白蓮教者。卽末尼之支派。唐人所稱三夷寺之一。與大秦

同入中國者也。其後回回教至，亦挾摩尼俱來。故其教介于天主天方二教之間。明之徐鴻儒倡亂山東，已有白蓮教匪之目。至我

朝乾隆之末。

純廣訓政，授受禮成。是爲嘉慶元年。時則苗寇未平，湖南四川教匪繼起。蔓及河南陝西甘肅等省。其教以白蓮爲名。大兵且勦且撫。凡八年而後定。十八年河南滑縣李文成直隸大興林清復以邪教煽動四省。約期內外相應。遂有是年九月十五日之變。其教曰天理，曰八卦，首尾五閱月。首從以次受控。而是時愚民被惑，持齋誦經咒者，率以

七七爲名。遂有不跨十字架。不食豕肉之禁。

回教不食豕肉。未尼亦之。

而不跨十字架。則天主之專教。與回部無涉。方嘉慶中。葉廣緝白蓮教匪時。百相國齡總督兩江。緝得教頭方榮升等。先期鞠之堂下。令從其教者。但跨十字架。復予豕肉一塊。吞之。卽可免死。而方榮升及一女尼朱二。始娘者。但求逆決。俾生西方。樂士卒不肯跨。食遂以越日。正典刑。方鞠是獄時。先名宦公在江甯。實親見之。歸語其事。則是時天主之教。已早入中土矣。皆出自中土。无賴之奸民。藉拜會斂錢。以聚

衆謀逆。又以同財同色。爲其教法之綱領。與傳教之大西洋人無涉也。然大秦回回末尼三教同源。而其教法亦大畧相等。愚民受其左道之惑者。轉相仿效。自立名目。故自嘉慶以後。直省教匪謀逆之案。至今不息。又自英人內犯。攜其所刊耶穌書。傳布中土。則奸民奉爲枕祕。壬寅議撫。

越三年。而有佛郎西人在粵。呈請弛禁。部臣不敢詰。于是各省會匪。無不藉拜會爲名。歸宿于天主教之教。馴至粵西起事。金田結盟。而其教益不可收拾。蓋履霜堅冰。所由來者漸也。

道光二十二年。白門撫議成。議內所列傳教一欸。言耶穌天主教。原係爲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後有傳教者。來至中國。各省須一體保護。地方官不得刻待。禁阻等語。然但言傳教之人。加意保護。未嘗許華人之習其教者。亦一律寬容。蓋康熙八年以後之禁。案具在也。至五口通商。亦無許其增設教堂。聚徒講教之明文。而白門議欸。定自英人佛

郎西彌利堅皆不與焉。其後二國商船赴粵。相繼陳請。佛郎西貨船之至中國者少。而私赴各省之傳教者爲多。頗不便于中國之禁。而思有以變通之。二十五年佛郎西商船赴粵。尋詣總督衙門。呈稱天主教勸人爲善。並非邪教。請弛漢人習天主教之禁。時相國耆英方任兩廣總督。據以奏聞。奉

旨交部議准。海口設立天主教堂。華人入教者聽之。惟不許奸誘婦女及誑騙病人眼睛。違者仍治罪。自此外洋人寄居五港口者。皆設天主教堂。按房虛昴星纏度之期。以七日一宣教。法洋商於是日停止貿易。入席禮拜。謂之安

息。日遂以爲常。然海口人民不服其教者。亦以此屢起衅端。官吏調停中立而已。咸豐八年天津之役。英人糾集佛郎西彌利堅俄羅斯三國。復請增定條約。飭赴滬中。由

欽派大學士桂良尙書花沙納等至滬會商。而佛郎西意

在傳教。故其八款內開。凡法國人照舊約在通商各口地

方。或長住。或往來。應聽其在附近處所散步動作。毋庸領

照。其上文言領執照者專指通商之船隻言一如內地民人無異。又十三款內

開。凡按弟八款條約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務宜厚待

保護。凡中國人願信崇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

皆免懲治。向來所有或寫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無論

何處。概行寬免。時因廣西西林知縣張鳴鳳將佛國傳教之馬神父。神父者法人尊其教主之稱論法處死。由該國控訴入京。並請于續增條約內將西林知縣革職緣由。知照該國大臣載入邸報。自此傳教習教之徒。雖在華民亦張膽明目。恃外洋領事爲護符。益弁髦官吏矣。

滬中議定。維時欽差大臣桂良等方奏請

聖裁。令四國使臣先後入都換約。未幾英人以背約闖入大沽口。毀我防具。遂有踰年五月之師。夷衆敗歸。滬議亦寢。而外洋已將奏准天津新議。乘入西人通書中。十年英人由天津入寇。

上狩灤陽。恭親王奕訢留守京師。遂于是年九月十一日。二十七等日。與英法等國交換和約。又于天津新議外。續增若干款。頒示各省督撫將軍。遵照辦理。于是法人又請續增專款。謂應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上諭卽行頒示。凡各省軍民人等。傳習天主教。許其會合講道。建堂禮拜。且將濫行查拏者。予以應得處分。又將前禁天主教時。撤爲公廨之天主教堂。墳塋田土等件。應卽查明交還。法國駐京之使臣。轉交該處奉教之人。照舊收執。並聽法國傳教之士。在于各省租買田地房屋。悉由自便等因。當八年滬議甫定。法人卽于其年之冬。以傳教爲

名游于江浙間。或數月。或半年。皆與大吏分庭抗禮。至是奉到新議條款。許其傳教各省。及交還舊撤之教堂地基等件。于是法人前赴總理衙門請給護照游歷各省。一時華人之從教者。恃外洋爲護符。藉以凌虐軍民。脅制官吏。復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習教人衆請分別良莠飭令地方官妥爲辦理等語。據稱法國條約內載天主教勸人爲善業。經准行。惟近來各省習教之人。與不習教者。往往彼此齟齬。嗣後各該地方官務須查明根由。持平辦理。如習教者果能安分自愛。自當一體撫字。倘或倚恃教民作

奸犯科亦必照例治罪等因。時則有湖廣江西拆毀教堂之役。詳後卷中此天主教興廢之本末也。

按西人新法入中國。湯若望羅雅谷等。已于明季供事麻局。而

國初因之。然臺官之獄。一時士大夫欲講求中西同異。驟擢西士入臺。遂爲疇人子弟所集矢。先師汪衡齋先生萊以嘉慶戊辰入

國史館纂修天文時憲志。其彙本藏于家。予謹閱首卷。卽及楊光先與湯若望交訟事。至其不得已書之大畧。具見于王漁洋池北偶談。及阮儀徵疇人傳中。後在新安

又得其殘本讀之。竊謂爭新法者。不過沿明季門戶之見。偶摘其日食交會之謬。卽羣起而攻之。不足以關西人之口。而奪其氣。惟光先自謂明理。不明數。五請解職。未嘗以推步自許也。言中國甯可無好麻法。不可有西洋人。亦未嘗極詆新法也。若其著書自稱不得已者。比于孟子之距楊墨。是則光先所攻。攻其教法。非攻其新法也。其言孟子之距楊墨。恐人至于無父無君。今天主之爲教。恐人至于有父有君。可謂辭嚴而義正矣。光先訟不勝。卒爲西人所害。後來言推步者。遂謂其于天學全無所解。比之妄人。乃至王尙書阮相國采錄其詞。亦

以此爲中西爭新法之關鍵。豈得爲知言哉。夫其苦口
危言。不幸億中伏莽。有先幾之識。開門無遠慮之人。封
疆大吏。不務綢繆。當國老謀。視同癩疥。遂梗禍階于今
日。反推先覺于疇人。良可概已。今英吉利要撫白門。欲
弛傳教之禁。不數年而佛郎西在粵陳請。遂并華人之
習教者而亦弛之。部臣不能援引檔案。以間執其口。而
鯁鯁焉懼誤撫局。從權照覆。不知當

國初時西人之在京師者。

仁。庶許自行其教。不過示以敘戎柔遠之至意。所謂修其
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乃我

朝不欲以中國之教強外邦。而西人乃得以外邦之教煽中國。是賈生所謂倒懸之勢也。然則光先所論固已燭其幾于二百年之前矣。

當雍正元二年間。因閩粵督臣請毀天主教堂。撤爲公廨。時有湖北黃岡吳德芝記其事云。自西人設立天主堂。細民有歸教者。必先自斃其祖先神主及五祀神位。而後主教者受之。名曰喫教。人按一名與白銀四兩。勝其門以赤紙。上畫一長圈。中列十字架。刀錐鉤枷皆具。或曰其所奉神以磔死。故門畫磔器也。每月朔望。男女齊集堂中。闔門誦經。及暮始散。有疾病不得如常醫藥。

必其教中人來施鍼灸。婦女亦裸體受治。死時主者遣人來斂。盡驅死者血屬。無一人在前。方扃門行斂。斂畢以膏藥二紙掩屍目。後裹以紅布囊。曰衣胞。紉其項以入棺。或曰借斂事以劄死人睛作鍊銀藥。生前與銀四兩正爲此也。故死時若不使聞知。不聽其斂法者。謂之叛教。卽令多人至其家。凌辱百計。權四兩之子母而索之。窮民惑于此。每墮其術中。而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皆幾其鍊術可得。相與尊信之。稱之曰西儒。而其主如所在地方。必與其長吏相結厚餽遺。有事則官長徇庇之。以故其教益張。所刻口鐸一書。其說極狂悖。工繪畫。

雖刻本亦奇絕。幀中烟雲人物備諸幻態。而尋其理皆世俗橫陳圖也。又能製物爲俚婦人。肌膚骸骨耳目齒舌陰竅無一不具。初折疊如衣物。以氣吹之。則柔輒溫暖如美人。可擁以交接如人道。其巧而喪心如此。康熙中黃岡令劉公澤溥深惡之。議毀其席。逐其人。胥吏有從其教者。懲以重典。不旬日而上官下檄。反責以多事。蓋錢可通神也。雍正二年浙江制府滿公各見上言其惡。朝廷納之。禮部議覆奉

旨西洋人除兩京辦事人員外。其散處直隸各省者。著該督撫轉飭各地方官。除起送至京効用人員外。餘俱遣

至澳門安插其所造天主堂令皆改爲公廨凡誤入其教者嚴爲禁諭令其改行如有仍前聚衆誦經者從重治罪地方官若不實心禁飭或容隱不報如之三月奉通檄盡逐其人以其堂爲義學公所百年汙穢一旦洗濯因喜書其事如此按此書見采于梁中丞章鉅所著浪跡叢談言此事在雍正初至今剛踰百年而其談復張甚爲可恨云云又魏源海國圖志天主教條下云查西洋之天主教不可知若中國之天主教則方其入教也。有吞受丸藥領銀三次之事。有掃除祖先神主之事。其同教有男女共宿一堂之事。其病終有本師來取日

睛之事。凡入其教者給銀一百三十兩爲貿易貨本。虧折許復領。領至三次則不復給。仍贍之終身。受教者先令吞丸一枚。歸則毀祖先神主。一心奉教。至死不移。有泄其術者。服下藥。見廁中有物蠕動。洗視之。則女形寸許。眉目如生。詰之本師曰。此乃天主聖母也。入教久則手抱人心。終身信向不改教矣。凡入教人病將死。必報其師。師至則妻子皆跪室外。不許入。良久氣絕。則教師以白布囊死人之首。不許解視。蓋目睛已被取去矣。有僞入教者。欲試其術。乃佯病數日不食。報其師。至果持小刀近前將取睛。其人奮起奪擊之。乃踉蹌遁。聞夷市

中國鉛百斤。可煎文銀八兩。其餘九十二斤仍可賣環。原價惟其銀必以華人睛點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濟事也。按默深所論與黃岡吳君大畧相同。而吞受丸藥。則傳教者得手之初。恃此以爲左券之握。蓋藥性初發。狀類顛狂。因有劈毀祖先神主之事。迨藥性既下。則心如魔醉。不但禮拜喫齋。樂于從命。卽使裸體受辱。亦所甘心。是則所謂手抱人心。終身不改。必有妖物馮之者矣。又聞傳教之士。周歷各省。凡深山窮谷。靡所不至。有不信其教者。則於其入堂講勸之際。暗施此藥于茶餌中。不踰時而本性潛移。皈依不二矣。至同教男女

共宿一堂。何以有黑夜傳情之事。則以本師預目其婦人之白皙者。臨時投以藥餌。受者不悟而吞之。能令有女懷春。雉鳴求牡。蓋卽世俗春方之品。正所謂鴆以爲媒者也。然則部議所云。奸誘婦女。誑騙病人。眼睛者。不能拔其傳教之根株。而但舉此曖昧無憑之端。以示懲警。是猶閉男女于一室而禁之交媾。過屠人于市中而勸之戒殺。豈非掩耳而盜鐘者歟。

漢之黃巾五斗米。其教匪之濫觴乎。明之白蓮無爲。其天主教之偃使乎。我

朝乾嘉之際。直省教匪公行一時。傳其教者。謂之七七教。

而攷其教法。則不出吳魏二君所記之數事。是雖未嘗
操入室之戈。而卧榻之旁。已被西人舐睡矣。自英人請
立傳教之條。佛人請弛召教之禁。于是各省拜會無不
藉天主爲名。卽非天主教者。亦假託之。粵西軍興。則有
馮雲山洪秀泉楊秀清等。共結金田。拜上帝之會。謂上
帝爲天父。謂耶穌爲救世主。又杜撰讚美經。謂天父鴻
恩廣大。不惜太子遣降。凡間捐命代贖。大都剽竊耶穌
書中語。以誘脅從之愚民。令每節誦之。迨咸豐三年。粵
匪攻踞江甯。則有上海不肖之外洋領事。欲藉以徼利。
徑乘舟由海道至江甯。與之聯教通款。遂釀是年八月。

上海劉麗川之案。時又有粵東紅棍賊者。據會中丞望
顏奏摺內言。近來粵中大吏。不許人提及會匪二字。因
而該匪等豪无顧忌。謂大憲並不禁人拜會。我等樂得
結拜。遂至蔓延通省。及于廣西。今竟禍連吳楚。當二十
四年。有外匪來至臣籍之香山。在于港口。隆都各鄉。誘
人人會。始猶數十人。于夜間結拜。後則千百爲羣。行之
白晝。其結拜之處。凡有路口。俱用鎗炮把守。以防官兵
圍擊。凡入會者。每人斂錢三百。其黨引得一人入會者。
則分錢二十文。其已結拜後。再看人結拜者。謂之看戲。
亦得分錢十文。結拜之時。設一紙帳城。城上所供未知

何牌位。旁坐一白衣白帽者。謂之亞媽。入會之人俱穿
刀門而入。踞聽亞媽教授隱語。各以縫針針其指頭。出
血。血水一鍾。各飲一口。亞媽乃高聲念悖逆之語。衆皆
齊聲答應而起云云。按西人崇事天主。有亞尼瑪之學。
亞尼瑪者華言靈性也。天主之母曰瑪利亞。義亦如此。
此皆襲西人之唾餘。而張皇其教法者。至血水一鍾。各
飲一口。其應如響。此必禳以符咒方藥。如傳天主教者。
吞丸一枚。卽終身信向之類。予以爲必有靈物馮之者。
以近年之所見知之。當壬寅撫議定後。踰年而發棺之
獄起。徽甯一帶。惑形家言。久厝不葬。猝傳其事。相與戒

嚴然其所發皆新喪衣物無所取。惟死者之頤輒遭斧鑿。疑其取腦髓也。一時鄉里無賴之徒。遂乘其間以發富家貴人窆壙。竊其珠玉襪衣。乃有歙縣程侍郎及涇縣潘河帥之先塋。事發奏請勒限嚴緝。而發尸之真盜無所得。時大吏通檄各州縣。以爲青蓮匪黨。然絕無左證。閱三年而有浙江蕭山小兒之案。方其急病而死。數日之間。傳染數十家。無識之者有某戶。偶尋視其小兒瘞處。被人掘發。斧其頤骨。傳之比戶。無不皆然。方悟其爲妖術也。貧家小兒嬉于門外。有過者投以瓜果。實魘其中。有頃小兒暈仆在地。適有善醫者過。視曰。此謎藥。

也。兒實不死。奈何棄之。遂傳解謎。去如其法。急救而蘇者。全活无算。然一兩月間。流毒河北各省。及于畿輔。輦轂之下。御史奏請嚴緝。而各州縣繫獄鞠治者。率多流備走丐。賣方操卜之徒。卽偶有刑逼認供者。亦卒不能得其情實。予意邪教中符咒方藥。欲藉人身精氣之靈。而傾中之髓。又其精靈之最聚者。此輩以左道惑人。預爲魔盞之用。初取新死者之髓。不驗。乃謀取其生者。故以謎藥投之小兒。使其醉不至死。待其棄之漏澤。則如探丸囊底得珠。領下。不啻取諸其懷而生致之矣。然操其術行數千里而不敗露者。豈真鬼域之技能。遁其形。

而胥吏因緣文網疎縱。欲以圖猛虎于決蹠之後。制螫蛇于斷腕之時。不已難乎。此道光二十六年事。是年當丙午陽九之運。又其事起于午未之月。予以告里中父老。謂東南數年之後。必有大獄。未幾而粵西告變矣。西人自弛禁之後。傳教入中國者。佛郎西之人尤多。近年來始有傳其取嬰兒腦髓室女紅丸之事。播入人口。蓋又于天主堂後。兼設育嬰會也。道家修煉其下者。流入不補。此固邪教中必有之事。附記于此。

西人教法異同攷

滅度六百年後。而有耶穌。是爲天主教耶穌治世。又

六百年後。而有穆罕默德。是爲天方教。此三教之先後消長升降于西土者也。佛生于中天竺。而天主教方皆生于西天竺。此三教者皆在亞細亞洲之界。與極西之大秦無涉也。然佛教之行自西而東。故由天竺而至中土。天主教之行自東而西。故由波斯而入大秦。若天方者。值羅馬之衰。遂并其東土之西印度諸國。自立一教。有不服者。輒以兵脅之。故始行于葱嶺之東西。遂及于震旦之南北。惟歐羅巴人與之爲仇。故二教雖並踞西土。已分水火之局。而攷其所自來。則皆婆羅門之支流餘裔也。佛經有婆羅門天祠。斥爲外道。而唐陳元奘使

西域經歷各國之奉祀天神者。皆以爲婆羅門種。是其教起于佛氏未出以前。而再盛于佛教既衰以後。若天主之變而爲天方。則又其最後者。觀其削頂留鬚。七日禮拜。與夫分水土爲地體之二行。作十字爲天方之交綫。此其拾天主教之糟粕。且不必論。而合二教之書論之。天方古史稱阿丹爲治世之初祖。傳二千年後洪水汎濫。有大聖努海受命使其徒四方治水云云。此全襲泰西創世記中語。曰阿丹治世。卽記所云天遣亞當下世。肇生人類者也。曰努海治水。卽記中所云挪亞避洪水之難。率其子孫散處四方者也。摩西本以色列之族。

爲耶穌之遠祖。而以其受十誠于西奈山。則言阿刺伯

者亦本之。

西奈山在阿刺伯境內回部之首也。

波斯本條支之地。爲回部

之祖國。而以爲大秦經像之所自出。則言景教者亦宗

之至。考其淵源之所自。則二教實皆本耶穌而言。天方

者獨諱之。蓋天方之教起自爾撒。至穆罕默德集其成。

故回人以爾撒爲大聖。穆罕默德爲至聖。而爾撒之生

正與耶穌並世。吾友俞理初

正熒

謂爾撒者卽耶穌之

對音。予爲之證。以天方古史言阿丹傳施師。師傳努海。

海傳易卜刺欣。欣傳司馬儀。儀傳母撒。撒傳達五德。德

傳爾撒。爾撒不得其傳。六百年而後穆罕默德生。西人

紀年以耶穌之降生起數。回部紀年以穆罕默德之辭世起數。梅宣城据回回曆以推穆罕默德辭世之年。在隋文帝開皇十四年甲寅。上距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天主降生正合六百年之限。是則爾撒耶穌之非二人。豪無疑義。理初又引回人幹爾塞經。塞與撒音之轉言爾撒聖人者。亦阿丹之後。立敬天爲主。傳徒繁盛。戰勝攻克。或通其妻。託求異術。爾撒告妻畏人縛髮。妻于是夜暗繫其髮。仇至遭擒。便被殺害。其徒憤天不垂佑。乃奉天主不復事天云云。此與湯若望所記耶穌被害釘死十字架上同一無稽之野語。而受擒死于非命大畧相同。

且其時已稱爾撒爲天主。尤是一非二之崔護。蓋自二教既分。馴至數典忘祖。同室操戈。于是西人主耶穌而奴爾撒。回人主爾撒而奴耶穌。實不悟其爲一人。卽有知者。亦諱不欲言。乃自於其六百年一語。供證確鑿。然後知天主天方固自一家眷屬也。杭世駿續景教攷。既混天方于大秦。錢大昕跋景教碑尾。謂耶穌生當隋開皇之世。又誤以穆罕默德辭世之年當之。總緣二教爭勝。皆援唐碑景教之文。故考據家不能別其同異。要知天主本非大秦之產。大秦亦與回部無涉。此不足與之辯。但據其後來之教法論之。則天主教固拾佛氏之唾

餘而天方教又拾天主之唾餘也。非獨二教自分門戶。即天主本教歐羅巴人所奉亦不盡同。其總名曰克羅斯頓教。後遂演其派爲三。一曰加特力教。即舊天主教。今意大利亞佛郎西等國所行者是也。一曰額利教。今俄羅斯所行者是也。一曰婆羅特士頓教。士頓即斯丹音也。一曰算離皆轉音對今英吉利荷蘭彌利堅等國所行者是也。婆羅特士頓者英人謂之耶穌教。始于明時。日爾曼人路得所立。遂與天主之舊教分。今英制國主將嗣位。則大臣咸集巴厘滿衙門會議。必新三背加特力教而崇婆羅特士頓教。乃共立之。然則天主耶穌以一人而分二教。

遂亦水火柄鑿之不相能。此又何說。故曰六合之外。
聖人而不論可也。